蜀山劍俠傳/0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一回　秦紫玲神遊東海　吳文琪喜救南姑

下一回▶

說了半日，寒萼明知紫玲千里戶庭囊中縮影之法比神鷲飛行還快，何以執意要負氣先走，以及遇見妖道等情，尚未說出，待我在百忙中補敘出來。閒話少說，書歸正傳。

原來寒萼年紀雖輕，有些憨氣，可是她幼承家學與紫玲多年苦心教導，道行已非尋常。無如多秉了一些寶相夫人的遺傳，天性好動。自從遇了司徒平，本來的童心和不知不覺中的深情，在無心中流露出來。她姊妹二人和司徒平一段姻緣，已在玄真子那裏聽過明白開導。她何嘗不知墜入情網，便要誤卻正果，難於振拔。連乾坤正氣妙一真人夫婦、追雲叟夫婦，俱是成婚以後出家，以那些人的道行，又各得玄門上乘正宗，中間不知遇見多少曠世仙緣，尚且要多費若干年苦修，立無數量的外功，異日是否能成天仙尚說不定。何況她的心中也是和紫玲抱的一樣心思，祇是道心沒有紫玲堅定。既不防患未然，又有點任性，覺着我祇和他好，也不過兄妹至好朋友一樣，祇要不落情慾，有何妨礙？大不以紫玲對司徒平冷冰冰的態度爲然。及至引了文琪、輕雲回到谷中，說到餐霞大師命她姊妹二人去救英瓊、若蘭之事，紫玲同她到後面商量，特意點醒她不可太不顧形迹，與司徒平親密過分。又說：「我因爲害怕，纔冒險神遊東海，去請示母親。母親真元已固，能夠前知。她說我二人與司徒平前緣註定，凡事要退一步想。可見這段孽緣擺脫不易，避他還來不及，如何反去就他？爲了母親將來，我二人當然感他大恩，但是我們異日助他成道，也就可以算回報了。」寒萼卻說：「司徒平人極長厚純正，他已發過重誓，

祇要我們心正，他決不會起甚麼妄念。既望人家去救母親，又對人家像外人，既顯我們不對，又覺過於杞人憂天。」

紫玲見她執迷不悟，便說：「凡事俱有先機，當慎之於始，不可大意。」便把那日司徒平起誓時，並未提寒萼，祇說自己一人，自己將來能否免去這一難關固說不定，她卻可慮極了。同時又激勵寒萼道：「如果你真喜歡他，心不向上，情願墮入情網，不想修成正果，那你到了峨眉後，索性由我做主，擇地涓吉，與你二人合巹。反正你早晚是要誤了自己，這麼一辦，倒可免去我的心事，總算幫了我一個大忙。你看如何？」紫玲這種激將之法，原是手足關心，一番好意。不想寒萼惱羞成怒，起了誤會，以爲紫玲先不和她商量，去向母親請示，知道前緣不能避免，故意想出許多話讓自己去應驗，她卻可以安心修成正果。暗想：「你是我姊姊，平日以爲你多愛我疼我，一旦遇見利害關頭，就要想法規避。你既說得好，何不你去嫁他，由我去煉修呢？我反正有我的準主意，我祇不失身，偏和他親熱給你看，叫你後來看看我到底有沒有把握。」當下先不和紫玲說出自己的心事，答道：「姊姊好意，妹子心感。要我成全姊姊也可以，但是還無須乎這麼急，但等妹子真個墮入情魔，再照姊姊話辦，也還不遲。萬一妹子能邀母親的默佑，姊姊關愛，平哥的自重，竟和姊姊一樣，始終祇做名義上的夫婦，豈不是更妙麼？」說罷，抿嘴笑了笑，轉身就走。紫玲見勸她不轉，嘆了一口氣，便去尋追雲叟。寒萼在前面越想越有氣，不過細想紫玲的話雖然過慮，也不是沒有道理。正想將司徒平叫出，先試探他一下，卻值追雲叟到來。又聽追雲叟行時之言，彷彿說紫玲可以免卻這段情魔，自己卻不能倖免，又氣又害怕，決意和司徒平細談一下。文琪、輕雲在座，二人同出無詞可借，後來纔故意埋怨紫玲耽延，要和司徒平先走。

二人坐上神鷲，飛出去有千多里路，星光下隱隱看見前面有座高峰，便對司徒平道：「我雖知青螺偏在西北，並未去過，行時匆忙，也忘了問。前面有一座高峰，祇好落下歇息一會兒，等姊姊趕來，還是一同去吧。」那神鷲兩翼遊遍八荒，漫說有名的青螺，寒萼原是哄他下來談她心事。司徒平哪裏知道，祇覺她稚氣可笑。未及答言，神鷲業已到了高峰上面飛落下來。司徒平道：「都是寒姊要搶着先走，白招大姊不快，如今還是得等大姊來同走。要是她走差了路，遇不上，我們再從後面趕去，豈不想快倒慢了麼？」寒萼嬌嗔道：「你敢埋怨我麼？你當我真是呆姑娘？實對你說，適纔我和姊姊爲你吵了一次嘴。我這人心急，心中有多少話想對你說，纔借故把你引到此地。我算計姊姊動身還得一個多時辰，我們正好勻出時間來談談要緊的話。忘了問青螺的路，那是哄你的。就算我不認得，神鷲它得道千年，哪裏沒有去過，還怕迷失麼？姊姊用的法術叫做千里戶庭囊中縮影，是我外祖父雪雪老人在琅嬛天府管理天書祕籍偷偷學來，傳與我母親，

我母親又傳給了紅花姥姥和我姊姊。要用它動身，真是再快沒有。她決不放心我們二人單走，定沿路留神，等片刻我們再放神鷲到空中去等候，決不至於錯過的。你莫要打岔，我們談正經的吧。」司徒平聽紫玲姊妹爲他口角，必然因爲二人私自出谷，好生過意不去，急於要知究竟，便催寒萼快說。

寒萼纔說了一句「姊姊今晚叫我到後面去」，神鷲忽然輕輕走過來，用口銜着寒萼衣袖往後一扯。寒萼剛要回身去看，猛覺一陣陰風過去，腥風撲鼻，忙叫司徒平留神。司徒平也已覺察，二人同往峰下一看，不由又驚又怒。原來這座高峰正當南面二人來的路，非常險峻陡峭。上來時祇顧說話，先尋了一塊石頭坐下，轉背朝着前面，又有峰頭擋着視線，不曾留神到峰下面去。這時被神鷲用嘴一拉寒萼的襟袖，同時又起一陣腥風，二人纔同時往峰下看去。祇見下面是一塊盆地平原，四面都是峰巒圍繞。平原當中搭起一個沒有篷的高臺，臺上設着香案，案當中供着一個葫蘆。案上點着一雙粗如兒臂的綠蠟，陰森森地發出綠光。滿臺豎着大小長短各式各樣的幡。臺前一排豎着大小十根柏木樁，上面綁着十來個老少男女。臺上香案前站着一個妖道，裝束非常奇異，披頭散髮，赤着雙足。暗淡的燭光下面，越顯得相貌猙獰。這時腥風已息，那妖道右手持着一柄長劍，上面刺着一個人心，口中喃喃唸咒，後來越念越急，忽然大喝一聲。臺前柏木樁上綁着的人，有一個竟自行脫綁飛上神臺，張着兩手朝妖道撲去，好似十分倔強。妖道忙將令牌連擊，將劍朝那人一指，劍尖上發出一道綠焰，直朝那人捲去，那人便化成一溜黑煙，哧溜鑽入案上葫蘆之中去了。寒萼再看臺前柏木樁上綁着的人仍然未動，木樁並無一個空的，纔知化成黑煙鑽進葫蘆內的是死者的魂靈，樁上綁的卻是那人屍首，不由心中大怒。這時那妖道劍尖上人心已不知去向，卻刺着一道符籙。二次走向案前，口中仍還唸誦咒語，將劍朝着前面一指，立刻鬼聲啾啾。一陣腥風過處，劍上又發出一道綠焰，直照到臺前一個矮小的木樁上面。寒萼仙根慧目，早看見那小柏木樁上綁的是個年幼女孩子，看去相貌頗爲俊秀，好似在那裏大罵。眼看那道綠焰忽然起了一陣火花，火花中飛起一柄三棱小劍，慢騰騰向那女孩飛去。妖道好似借那火光，先尋找那女孩甚麼穴道，劍並不就往下刺。寒萼、司徒平俱是義膽俠肝，哪裏容得妖道這般慘毒，早不約而同地一個放起飛劍，一個脫手一團紅光，朝那妖道飛去。司徒平先動手，劍光在前，寒萼紅光在後。

那妖道名喚朱洪，當初原是五臺派混元老祖的得意門徒，平素倚仗法術，無惡不作。盜了混元老祖一部天書和一個護身之寶，逃到這四門山地底洞中潛藏。混元老祖也曾到處尋訪他的蹤跡，還未尋着，正趕上峨眉鬥劍，混元老祖兵解，他愈發沒了顧忌。又勾搭上一個姓倪的妖婦，一同修煉妖法。他因正派既同他邪正不併立，五臺、華山派又因他

盜去混元老祖的護身之寶，以致混元老祖慘敗身死，恨他入骨，所以他友伴極少，祇夫妻兩個同惡相濟。近年被他照天書上所傳的妖法，煉了個六六真元葫蘆。這葫蘆應用三十六個有根基的童男童女的陰魂修煉。這三十六個有根基的童男童女並不難於尋找，所難者，這三十六個人須分五陽十二生肖，十二個爲主，二十四個爲賓。主要的十二個還要照年齡日月時辰分出長男、中男、少男，長女、中女、少女。祭煉的日子還要與這主要的十二個的生命八字相合。尤其難的是少男、少女限定十二歲，中男、中女限定是二十四歲，長男、長女限定是三十六歲。既要生肖對，又要年齡符，還要與祭煉的日時相生，差一點便不行。所以每年祇能煉一次，共用三雙男女，一正兩副。這妖道還嫌妖法不厲害，每次除正副三雙男女外，另外還取三個生魂加上。最末一次，再取一個稟賦極厚、生俱仙根的童男作爲全魂之主，與妖道自己元神合一。這種妖法六六相生，深合先天造化，陰陽兩極迭爲消長，共用陰魂四十九個，加上本人真陽，暗符大衍之數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在各派妖法當中，厲害狠毒，無與倫比。當初混元老祖原想煉這種妖法，與正派爲敵。到底他雖怙惡，縱容門下，終究不失爲修道之士，總覺無辜戕害許多厚根男女，已太狠毒，上干天相；二則煉起來稍一時辰不準，設備不全，不但白費心力，還要身敗名裂：故遲疑了多年未煉。及至頭次在峨眉慘敗，動了真火，不顧利害，正要起始祭煉，便被朱洪連他煉了多年護身之寶太乙五煙羅都一齊盜走。朱洪知道此法厲害非常，正邪兩派中人知道，都不容他修煉，隱忍多年。直至混元老祖兵解，他潛藏的地方又在山的洞底，不易爲人覺察，他見漸漸無人注意到他，一面命他妖妻在洞底另煉一種妖法，一面決定開煉。因爲煉這葫蘆一年之中祇有一天，還必須在露天之下搭臺祭煉，他便在本山另闢了一座石洞。頭一次去尋找童男童女極爲湊巧，被他順順當當地煉成。到第二次，還富餘了兩個童男。本想下手，遇見他一個絕無僅有的朋友勸阻說：「你既打算合大衍五十之數，多殺反而不宜，何不擇兩個較好的留下做徒弟呢？」他纔將這兩個多出來的童男留下，便是紫玲等救走的兩個道童。

這回是第三次，算出祭煉的日子眼看爲日不多，祇尋着了八個童男女，缺少一名少女，煉不成功。倘若過了這天，不但這八個童男女到第二年全不合用，連前功俱要盡棄，急得四處找尋。也是合該他惡貫滿盈，事也真巧，竟有送上門的買賣。在期前三天，他走到城市上，用他的老法子，借算命爲由，尋找他等用的童女，算了多少家都不對。無意中走到鄉下官道上，看見一輛扶柩回籍的官眷車上，坐着一雙粉妝玉琢的童男女。他便毛遂自薦，假說那一雙男女有難，情願替他們算命，想法禳災。這家官眷姓章，是一個側室，因爲主人病故在任上，祇用一個老家人，帶了已故正室所生的一男一女扶柩回籍。婦人家有甚見識，又加長途心煩，再見道人不要錢替小孩算命，那裏又是打尖之所，樂得借此歇息。朱洪一算這兩個小孩的命，不但女的合今年之用，男的還正合最後時之用。

再一看那兩個小孩的根骨，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麼厚根的童男女，不由心中大喜。故意恐嚇了幾句，說這兩個小孩主於今晚就有災禍，祇有給他帶走出家可以解免。那官眷自然是不答應。尤其是那兩個小孩聽說要將他姊弟帶走，更是氣得張開小口就罵。隨行的家人還說他妖言惑衆，要將他送官治罪。朱洪說了一聲：「你們不要後悔。」揚長而去，卻暗跟隨在他們車後。走出去有二三十里地，使妖法颳起一陣陰風，將這兩個小孩盜到山中洞內。這兩個孩子聰明非凡，一絲也不害怕，第三日早起，竟想穩住了妖道逃走。逃未逃成，又被朱洪追了回來，將洞封閉，命那兩道童看守。自己跑往地底洞內，去提取那八個童男女，準備晚間行法祭鍊。

這兩個孩子，女的是姊姊，名喚南姑；男的祇有乳名，叫虎兒。那兩個道童也是好人家子弟，一名于建，一名楊成志，平素極恨師父害人，自己是虎口餘生，對他兄妹也同病相憐。便對他兄妹說朱洪如何狠毒，以及用他們祭鍊法寶，命在旦夕等語。這小姊弟一聽大哭，便求他們相救。于建道：「我們日與虎狼同處，他又不曾教過我們法術，如何能救你們呢？你兄弟還有一年可活，你卻今晚就完了。」南姑雖是幼女，頗有膽識，聞言低頭想了一想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是命中註定，由他去吧。」立刻止住悲聲，反勸她兄弟不要哭。一面用話去套于、楊二道童，打聽妖道身旁可有甚麼最厲害的法寶。問出朱洪平日自稱本領高強，又有隨身帶的一樣護身之寶，甚麼人都不怕，不過總是不願叫外人看破他的行藏。兩次祭鍊葫蘆時，總是用一面小幡，一經他念誦咒語，展動起來，立刻便有一層厚的黑霧將法臺遮蓋，所以每次行法，從沒被人看破過。于、楊二道童原不知此幡妙用，也是在平日無意中聽朱洪向他妻子說的。南姑便問幡在哪裏。于建說：「這幡原本藏在地下石洞師母那裏，因爲今晚就要行法，現在已請出來，供在那邊桌上。」南姑順着于建手指處一看，果然那旁供桌上面豎着一面白綾子做的不到二尺長的小幡，上面紅紅綠綠畫着許多符籙。故意仍和兩個道童說話，漸漸往那桌子挨近，一個冷不防搶上去，將幡拿在手裏，便撕扯起來。于、楊二道童因見章氏姊弟聰明秀麗，無端落在妖道手中，命在旦夕，想起前情，不禁起了同在窮途之感。無奈自己力薄，坐視其死而不能救，惺惺相惜，未免又動了哀憐。雖說奉命看守，知道洞門已閉，章氏姊弟比自己還要文弱，更不愁他們會逃走。彼此再一作長談，心中祇在替他姊弟二人着急，哪裏還防到有甚麼異圖。及至師父的幡被人搶去要撕，知道這個關係非同小可，嚇得面無人色，上來就搶。一面是師父兇惡，自己奉命防守，責任攸關；一面是情知必死，難逃活命，樂得把仇人法寶毀一樣是一樣。偏偏那幡竟非常結實，怎麼撕扯也難損壞，三人在地下扭作一團。南姑的兄弟同仇敵愾，見姊姊和兩個道童在地上打滾，拼命去撕那幡，便也上來相助。于、楊二道童雖然長了兩歲，又是男孩，力氣較大，怎奈一人拼命，萬夫難當，兀自奪不過來。

于、楊二道童和章氏姊弟正撕扯作一團，扭結不開，忽然一陣陰風過處，耳旁一聲大喝道：「膽大業障！難道還想逃麼？」四人擡頭，見是妖道領了那八個童男女進來，俱都大喫一驚。朱洪見四人在地上扭結打滾，還疑爲章氏姊弟又想逃走，被于、楊兩道童攔阻爭打起來。及至一聲斷喝過處，于、楊二道童放了章氏姊弟站起，纔看見女孩兩手抱緊他心愛的法寶，幡的一頭正夾在女孩胯下。他並不知這女孩經期已近，連日急怒驚嚇，又用了這一會兒猛力，發動天癸，幡上面沾了童女元陰，無心中破了他的妖法，今晚行法就要妖術不靈，黑霧祭不起來，被人看破，身首異處呢。當下他祇罵了于、楊二道童一聲「無用的東西」，上前將幡奪過，擎在手中。正值時辰快到，知道這幡多年祭鍊，決非一兩個孩童所能撕扯，並未在意。祇罵了幾句，吩咐兩道童看守石洞，不準外出。當下擒了南姑，將虎兒用法術鎖禁在石柱上，引了那八個童男女出洞往臺前走去。除南姑因朱洪見她生具仙根仙骨，打算用她元魂做元陰之長，沒有用法禁制外，其餘八人俱被邪術迷了本性，如醉如癡地隨在朱洪身後。到了法臺，各按部位，將九個童男女捆綁在臺前柏木樁上。上臺先焚了鎮壇符籙，將適纔小幡展動，唸誦咒語，纔覺出他最心愛的黑神幡已失了效用，不由又驚又怒。連忙仔細查看，纔看出幡頭上沾了兩三點淡紅顏色。猛想起適纔那女孩撕這幡時，曾將幡夾在胯下，定是被那女子天癸所污。想不到這女子年紀輕輕，竟這樣機智心狠，自己一時未留心，把多年祭鍊心血毀於一旦。自己鍊這種葫蘆，又爲天地鬼神所同嫉，全仗這妖幡放出來的濃霧遮蓋法臺，好掩過往能人耳目。明知這法鍊起來要好幾個時辰，失了掩護危險非常，但是時辰已到，如果不即動手鍊祭，就要前功盡棄。女孩反正得死，倒也不去說她。最可恨的是兩個道童不加防範，壞了自己異寶。氣得朱洪咬牙切齒，想了一想，總不願就此甘休。祇得冒險小心行法，等祭鍊完畢，再要這兩個小畜生的性命，以消心中惡氣。想到這裏，勉強凝神靜氣，走到臺前，用三元劍挑起符籙，唸誦咒語，由劍尖火花中飛起一柄三棱小劍，依次將長男、長女、中男、中女、少男、少女六顆心魂先行取到，收入葫蘆。這次是用少女做元神，便將其餘副身一男一女的心魂也都取到。最後纔輪到南姑頭上。

南姑本是清醒地綁在那裏，口中罵聲不絕。因爲她綁在柱上一直掙扎，心脈跳動不停，元神又十分凝固，不易收攝，比較費事。朱洪見今晚雖然失了妖幡，且喜並無人前來破壞，十分順手，好生得意。眼看祇剩最後這個小女孩的心魂，取到手中便可大功告成。正待行法，看準那女孩的心房下手，忽然眼前一亮，一道劍光從天而降。知道有人破壞，顧不得再取那女孩心魂，將手中劍往上一指，那柄三棱小劍帶着一溜火光，正好將敵人飛劍迎住。猛聽一陣爆音，一團紅光如雷轟電掣而來，大喫一驚。看不出來人是甚麼路數，不敢冒昧抵擋。一面迎敵那柄飛劍，忙將身往旁一閃，從懷中取出混元老祖護身鎮

洞之寶太乙五煙羅祭起，立刻便有五道彩色雲煙，滿想連臺連身護住。誰知慢了些兒，紅光照處，發出殷殷雷聲，把臺上十多面主幡紛紛震倒。接着又是喀嚓一聲，葫蘆裂成兩半，裏面陰魂化作十數道黑煙四散。還算太乙五煙羅飛上去接着那團紅光，未容打近身來。朱洪驚魂乍定，見自己千方百計，費盡心血，還差二三年就要煉成的厲害法寶壞於一旦，又是痛惜，又是忿恨。這時寒萼、司徒平業已飛身下來。寒萼見妖道那口小劍靈活異常，司徒平的飛劍竟有些抵敵不住；寶相夫人真元所煉的金丹，又被妖道放起五彩煙托住，不得下去。便放出彩霓練，去雙敵妖道飛劍，也祇幫司徒平敵個平手，一時還不能將那口小劍裹住，不由暗自驚異。便對司徒平道：「想不到這妖道還這般難對付。你先小心迎敵，我去去就來。」司徒平聞言，點了點頭。寒萼自行走去。不提。

朱洪先以爲敵人定是一個厲害人物，及至對敵了一會兒，用目仔細往敵人來路看時，先見對面峰頭上飛下兩條黑影。等到近前一看，卻祇是一個英俊少年，指揮着一道劍光和一道彩光，和自己的三元劍絞作一團，漸漸往身前走來。不由怒上加怒，破口大罵道：「何方業障，暗破真人大法，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說罷，口中唸唸有詞，立刻陰風四起，血腥撲鼻。司徒平猛覺一陣頭暈眼花。寒萼忽然飛身回來，嬌叱道：「左道妖法，也敢在此賣弄！」說罷，手揚處，紫巍巍一道光華照將過去，陰風頓止。司徒平立刻神志一清。朱洪忽見對面又飛來一個女子，一到便破了他的妖法，知道不妙。他原有幾樣厲害法寶，因爲煉葫蘆，不便都帶在身上，俱交在妻子手中，想不到遇見勁敵破了他的妖法。不到天亮以後，他妻子不會出來，不知敵人深淺，哪敢大意。又見那口三元劍支持時久，已被敵人放出來的那道像紅霓一樣的彩光纏住，光芒銳減，愈加大驚，急切間又收不回來。知道再耽延下去，這口心愛的寶劍一樣也要毀在敵人手內，好不可惜。果然又過片刻光景，那女子忽然一聲嬌叱，手揚處，那道紫光又放將出來，射入劍光叢中。眼看自己那口三元劍祇震得一震，便被那道彩霓緊緊裹住，發出火焰燃燒起來。又過片刻，劍上光華消失，變成一塊頑鐵，墜落在下面山石上，鏘的一聲。恨得朱洪牙都咬碎，無可奈何，知道敵人厲害，再用別的法術，也是徒勞無功。祇得且仗太乙五煙羅護體捱到天亮，等救兵出來，再作報仇打算。此時敵人的飛劍紫光同那道彩霓破了三元劍後，幾次往妖道頭上飛來，俱被五道彩煙阻隔，不得近前。

朱洪正覺自己寶貝厲害，忽聽頭上一聲類似鶴鳴的怪叫，煙光影裏，祇見一片黑影隱隱現出兩點金光，當頭壓下，眼看離頭頂不遠，被那五道彩煙往上一衝，衝了上去。接連好幾次。寒萼起初原想叫司徒平在前面去分妖道的神，自己駕了神鷲繞向妖道身後，用神鷲鋼爪抓去妖道的護身法寶。纔飛身到了峰頂，見神鷲站在峰角，睜着一雙金睛注視下面。正要騎了上去，忽見下面妖道施展妖法，恐司徒平喫虧，重又飛回。及至破了敵

人飛劍，衆寶齊施，仍然沒有效果。正要喊神鷲上陣，神鷲想是在上面等得不耐煩，竟不待主人吩咐，往妖道頂上飛撲，誰知接連飛撲三次，依然無效。寒萼又將幾樣法寶連司徒平飛劍，上中下分幾面一齊向妖道進攻。那太乙五煙羅真也神妙，無論寒萼、司徒平法寶從哪裏飛來，都有五道彩煙隔住，不得近身。寒萼正在心焦，猛生一計，悄悄拉了司徒平一下，大聲說道：「大膽妖孽，且容你多活幾天，我們還有要事，回來再取你的狗命吧！」說罷，將放出去的法寶、飛劍招呼，一齊收回，同了司徒平往空便走。寒萼原是欲擒先縱，等妖道收了護身法寶，再命神鷲暗中飛下去將他抓死。誰知二人身子剛起在空中，忽然一道金光從後面照來。疑是妖道又弄甚麼玄虛，連忙回身一看，猛見一道金光從天而降，金光中現出一隻丈許方圓的大手抓向妖道頭上。眼看那五道彩煙飛入金光手中，接着便聽一聲慘叫，那道金光如同電閃一般不見蹤跡。法臺兩支粗如兒臂的大蜡業已熄滅，星光滿天，靜悄悄的，祇剩夜風吹在樹枝上沙沙作響。